戏剧情怀安福路

胡雪桦

武康路最北的那条约一千米的街道叫安福路。安福路过去叫巨泼来斯路,是以法国海军将领巨泼来斯命名。英国、法国、西班牙文艺复兴式建筑和名人故居折射出这条街道在上海发展进程中的人文情怀,也承载了上海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话剧,当然也孕育了这条美丽街道上难忘的戏剧故事。这里曾经有两个全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的一流戏剧团体——201号上海青年话剧团和284号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上海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发源地,1907年,春柳社与春阳社分别在上海与东京上演了《黑奴吁天录》。上海一直是中国话剧重镇,出现了一批戏剧家,洪深、熊佛西、夏衍、黄佐临、于伶……

安福路201号,从前的巨泼来斯路201号,是幢典型的英国式别墅。大花园,砖木结构三层西式楼房,四坡顶屋面,红瓦盖顶。入口门廊为一对多利安柱,廊前平台台阶左右竖着一对维纳斯塑像。曾为敌伪时期汉奸潘三省宅邸。抗战胜利后,吴国祯在1946年5月任上海特别市第七任市长。经过他的改建和调整,原先的英式乡间别墅,改变成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官邸。解放后,1957年上海戏剧学院成立了实验话剧团。1963年,该团归属上海市文化局,改名上海青年话剧团。田稼是青话第一任团长。从此,安福路201号便成为中国话剧精英的聚集之地,上海青话也是中国最具学术风范的话剧精英摇篮。因为,它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安福路284号,也是一栋花园洋房,曾经是菲律宾领事馆。据说,丁玲和胡也频也曾在此住过。1950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此创立,由华东文工二团和一些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及上海戏剧电影界人士组成。首任院长夏衍,副院长黄佐临、吕复。1954年华东话剧团并入剧院,1960年蜜蜂滑稽剧团、朝阳通俗话剧团划归上海人艺。其时,剧院拥有一、二团、方言话剧团、滑稽剧团,人数达400余人。

“文革”时期,上海青年话剧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合并,改名上海话剧团。1978年,恢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剧团。1985年开始黄佐临担任名誉院长,沙叶新任院长。两剧院于1995年1月23日合并新生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上海青年话剧团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导演——胡伟民,他是我父亲。上世纪80年代初,他提出一个戏剧理论:“东张西望”“得意忘形”“无法无天”。“东张西望”是指要打开眼界。向东看,看东方戏剧、东方美学、民族经典;向西看,对世界各国戏剧学习借鉴。“得意忘形”在生活中是贬义,在艺术上,是褒义。意境,求意舍形。展开艺术的想象,探索舞台的多种可能性。“无法无天”是指不要墨守成规,艺术的本质就是要创造,追求艺术个性的创作精神。戏剧舞台不能仅仅局限于现实主义创作方式。艺术规律的设立就在于让人不断去打破它,只有这样艺术本身才能发展。“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当时他的理论提出之后,在话剧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我父亲坚持认为,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之外,也应该对其他的艺术流派、美学方法都要充分学习。他回到上海,在短短的十年里,排了26个戏。其中,13部是在安福路完成的。和他合作最多的是著名的话剧演员——焦晃。

焦晃叔叔与我父亲志同道合,参演了我父亲导演的《秦王李世民》《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休伊》等多部话剧。焦晃有个习惯,每当排演新戏,他就会拿着铺盖卷住到青话宿舍。中午,远远就能看见他光了脚在花园草地上绕着圈走。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好奇,问他:“焦晃叔叔,你干嘛呢?”他回答:“你不懂,我接地气呢!”很幸运,我从小在青话长大,看父亲排戏,看着这些伟大的演员和艺术家们怎么把平面的文字呈现在舞台上。从一开始的对词、初排、连排、彩排到最后演出。一切都令我如痴如醉,潜移默化地使我对舞台艺术产生了憧憬和崇敬。最终,我选择了导演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1985年,我在空政话剧团担任王贵老师的助手,是沙叶新院长请我到人艺工作。导演了我在人艺的第一部戏《WM我们》,成为当年中国最年轻的话剧导演。1987年出国前,又与黄佐临院长合作导演了由奚美娟和野芒主演的《中国梦》。15年后,我回到安福路话剧中心排了《狗魅Sylvia》。这是部很有意思的戏,讲了一只狗和一个男人的关系,其中人和狗,人和人的关系写得特别意味深长。我看了剧本,脑海里就跳出了一个名字“金星”。这个角色她演最合适。《狗魅Sylvia》这部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金星演得非常出色,剧本就像是为她写的。后来,我又排了萨特的经典作品《肮脏的手》。这是我父亲20年前成功排过的戏,压力巨大。如何排这个戏?我反复地研究剧本。萨特把故事放在了二战后的一个虚构的国度里。当我把故事的背景改在中东的时候,这个戏独特的导演构思形成了。我将自己导演的《WM我们》《中国梦》《狗魅Sylvia》和《肮脏的手》作为对安福路和话剧事业的致敬。

对于我而言,武康路是上海历史长河里充满了故事的船,它安静地荡漾着。这条路上有很多故事,戏剧当然是这条美丽街道上不可忽略的绚丽现象,难忘的故事。武康路的传承,历史的演绎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态来推波助澜,安福路的存在便是为它的浪漫而歌唱,为它的传奇添色增彩!

如梦之梦(纸本设色) 余启平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借东风

邵毅平

《三国演义》写赤壁之战,诸葛亮装神弄鬼借东风,引人入胜而饶有趣味;而小说之外的现代人的解释,则是说诸葛亮利用了气象学知识,预报了隆冬时节偶尔出现的东南风,才帮助东吴取得了火烧赤壁的大捷。

“风”在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文学作品乐意汲取的题材,但东西方文学的处理方式,却因为文化差异而迥然不同。

话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希腊美女海伦。冲冠一怒为红颜,希腊联军要围攻特洛伊城,船队却在奥利斯阻风不进。这时神示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得杀其爱女伊菲革涅亚献祭,方能赐给联军船队以顺风。这个条件真的是促狭,就跟西门豹治邺一样。但希腊人并非西门豹,他们对神示不敢违拗,所以可想而知,接下来必定是悲剧,天人得交战一番了。古希腊悲剧家风起云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都拿这个题材试笔竞技,遂孕育出悲剧杰作若干(《阿伽门农》《厄勒克特拉》《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等),把有价值的撕毁了给人看,感动得欧洲观众涕泗涟涟。就这样,中国文学中举重若轻的喜剧,在西方变成了活生生的悲剧。

但我们现在知道,神和神示都是人造的,风不可能听命于它们。希腊人创造出这样的悲剧,如同我们让诸葛亮装神弄鬼,都不过是平地风波,无事生非,让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增加茶余饭后闲聊的谈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就像我们现在有了气象学知识,可以看穿诸葛亮的装神弄鬼,欧洲人文艺复兴以后,也开始挑战希腊悲剧的神话。勒萨日《吉尔·布拉斯》里的同名主人公,有一天误打误撞进入文人会饮的宴席,听得他们正在高谈阔论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的《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有一位渊博透顶的学士发问:“这剧本里哪一桩最叫人全神贯注?”学问不如他的一位学士回答:“我说是伊菲革涅亚遭遇的危险。”渊博透顶的学士断然否定他道:“剧本里最叫人全神贯注的不是她遭遇的危险,而是——风!”这妙对顿时逗得哄堂大笑,显见得有违当时所谓的常识。但渊博透顶的学士不为所动,面不改色,侃侃而谈:“诸位,随你们笑个畅,我一口咬定,使看客全神贯注、惊心动魄的是风,不是伊菲革涅亚的危险。你们想想,希腊要出师攻特洛伊城,已经大军云集,将帅士卒撇下了心爱的家堂神呀、老婆呀、孩子呀,急急地要干完大事,好早早回家;偏生逆风仿佛把他们用钉子钉住,不得出港,只好耽搁在奥利斯,如果风头不转,他们就不能去围打普里阿摩斯王的城。所以这个悲剧叫人全神贯注的是风。我帮希腊人,赞成他们举兵,只求船队出发;伊菲革涅亚的死不过是向神道求顺风的方法,所以她尽管在生死关头,我看着仍然无动于衷。”渊博透顶的学士说完了,又是哄堂大笑。

我想,渊博透顶的学士的这番话,应该是勒萨日借其嘴说的,代表了文艺复兴后的看法,反映了欧洲新的时代精神。是的,所谓“神示”,所谓“天人交战”,所谓“悲剧”,都不过是为文造情,博取看客的眼泪而已,“风”才是真正的主角。但它的来龙去脉,得靠科学来解释;正如今天透过诸葛亮的装神弄鬼,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利用了坏天气中的一个好窗口,打了德国人一个措手不及。谢天谢地,没听说哪个同盟国统帅为此献祭了自家的宝贝千金。

夜光杯

这堂《红楼梦》通识课

王玉

我看詹丹老师的书已经很多了。

书一向是作者的心,所以谈谈人,就是说他的一切书。

跟詹老师相识很偶然,第一次见到老师是我从济南去台湾在上海中转,绕了半天,去上海师范大学拜见老师。

我那时候还是短发,整个人战战兢兢,没有半点古代文学学者的气度。

只是我有一点底气,就是我是一个读过《红楼梦》几十遍的人。读和读过,读完和真的入脑入心是两个概念,真要让《红楼梦》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则靠名师指点。

詹老师就是一位名师,虽然他自己从没有承认过。

跟詹老师在校园走,一路上来来往往,都是跟他聊几句的人,无论师生。

他办公室的书,是可以借去看的,还回去或者没有还回去,仿佛他也不会特别记得。学问上需要什么,便如凤姐在持家上的周到,他都会想到;但是,哪里做得不好,他不会如凤姐那样雷厉风行、剑拔弩张,他会循循善诱。他的课总是满的,一个教室里,上上下下都是学生,选这门课的不一定是初次选,可能选了好多次。听课下来,时间是静止的,因为很快下课了,而你却意犹未尽。

詹老师的通识课,是一个学者对高深学问的下沉,他做到跟读者有同理心、共情心去对话,不故作高深,不曲高和寡,他心里装着整个红学传承的一点念想,可是他不会直接说出来。只是一点点将本来晦涩难懂的东西轻轻化解(可能某种意义上说,只是现代人对古代文学知识疏离而产生的晦涩感)。《红楼梦》在他看来是有趣的,跟晦涩毫不沾边。那就不要去解释那么多谜语,而是从情节、人物出发,从一个人的性格出发,体会人性的光华。

没有一个人物是多余的,没有一个恶人是不可理解的。古人的安分随时,即使是恶人身上,多半也有点历史的残留,有存在的理据。那一代读圣贤书的人,那一种被礼仪规训出来的人,总是如此。多少在大家族的浸染下,多了一些关于贵族的气息。那种贵族礼仪气息在天性对冲中,变成了柔中有刚的温情。

詹老师的《红楼梦》通识课,其实就讲那点温情。因为我们忘记的东西,绝对不是黑白分明的东西。是非黑白,我们是分得清的,我们忘记的,是关于古代气度的一种想象。我们不知道,古人有多么热爱生活,生活面目中又有哪些缠绵不尽的情谊,哪怕是人情世故,似乎都比现在来得温情。

这种温情并非遮蔽了苦难、遮蔽了人命官司的残忍,黑暗的东西都有(这种黑暗也是磨砺我们眼睛的利器),只是历史的脚步穿越出来,那些黑暗诚如《红楼梦》提及的正邪二气中的邪气那样,风荡云催,尘土归路。

现代人站在时间的下部,看上部流水的时候,无论是如何的情节,如何不堪的人,都多少会有点“远而敬之”的心。因为怕历史的轮回,若不重视那里面的温情,就会陷入当下的漩涡。

詹老师的通识课其实就是一个门。他用半生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对《红楼梦》的认知,对古人礼仪的重构的温情把握,给我们开一个门,我们从中读到一点,便是有所得;若让生活更温情一点,便是大幸。

祝福每一个热爱《红楼梦》的读者。因为,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味道,不好说,有人能说出来,不妨听一听。

减掉的围棋课

池絜

临近开学时,我做了一次减法——把即将升四年级的儿子的围棋课暂停了。

和指导老师微信告别时,心里多少存着些怨气的。孩子学棋三年多遇到瓶颈,去年底,我咬牙换了离家更远、学费更贵的知名培训机构,只为让儿子在更好的围棋氛围中增长棋力。然而受疫情影响,线下春季小班变成线上大课。对调皮好动的儿子而言,“吸收”成效可想而知。好不容易熬到暑假,冲刺考级的围棋集训班依旧线上,不出意外,儿子8月初在线围棋升级失败,甚至机考理论题两次没过。我承认,家庭教育并不算成功,甚至对待孩子的兴趣培养有些功利。可回顾孩子的学习之旅,“不太自律,上课容易开小差”几乎成为每一任指导老师的评语……

对于我的决定,指导老师表示理解,并委婉地问:平时他做作业拖拉吗?如果大人不在身边,他会自觉地全神贯注吗?答案是呼之欲出的。这正是一直以来,我和老公都很头疼的问题。念及此,心中的怨气早已变成另一种新的担忧——面对即将跨入小学高年级,成绩中游的儿子即便“断舍离”了围棋,就一定能把校内功课学好吗?

9月1日儿子放学回家后,我故意躲在卧室休息。果然,他扔下书包后打开电视,看起了动画片。半小时后,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走到他面前轻轻咳嗽了一声。看到我严肃的面容,儿子这才恋恋不舍地关掉电视。

所谓自律,就是指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自觉遵循底线,用来约束自己的言谈举止。真正的自律是一种素质、一种自爱、一种觉悟,它会让人淡定从容、内心强大,永远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这让我想起了冬奥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世界冠军苏翊鸣的故事: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身在日本的佐藤教练一时难以回到中国。苏翊鸣坚持把每天训练拍成视频,发给后者让其指导,一天也没偷懒。正是感动于小伙子的坚持和自律,佐藤教练最后下定决心来中国执教,并助他圆了奥运之梦。

今年上半年,网课成为学生们的日常。然而等学期结束,为何有人退步明显,而有些却依然能名列前茅?“双减”后孩子的时间多了,可若没好好利用,又有何用?我想,除了天赋差异,只有那些有强大的内驱力、懂得自律的孩子,才会走得更快、更远。学习校内知识,如是;学习围棋,亦如是。

所幸,经历了半年宅家,终于如期开学。老师们终于又能面对面传授学生知识,而不是“网来网去”。对于像儿子这种自律性较差的孩子而言,无疑是大大的利好。期盼他在新学期能有所成长,至少做到放学后大人不坐在身旁,能自觉地、专心地看书做作业。也期盼儿子有一天能明白,如果是真正内心热爱,那个被妈妈“减”掉的“黑白世界”,随时都能回归。

十日谈

重返校园

责编:王瑜明

阴雨天的襄园里不冷不冰,乌云下也有一束束小小的阳光。